

列傳

1004
109
121

劉應龍

馮去非

陳堽

何更

陳靖

魯有開

高賦

道學

周敦頤

邵雍

游酢

楊時

潘枋

徐霖

楊文仲

張綸

張逸

程師孟

程顥

劉絢

張繹

羅從彦

洪芹

徐宗仁

謝初得

邵暉

吳遵路

韓晉卿

程頤

李顥

蘇丙

李侗

趙景緯

危昭德

崔立

趙尚寬

葉康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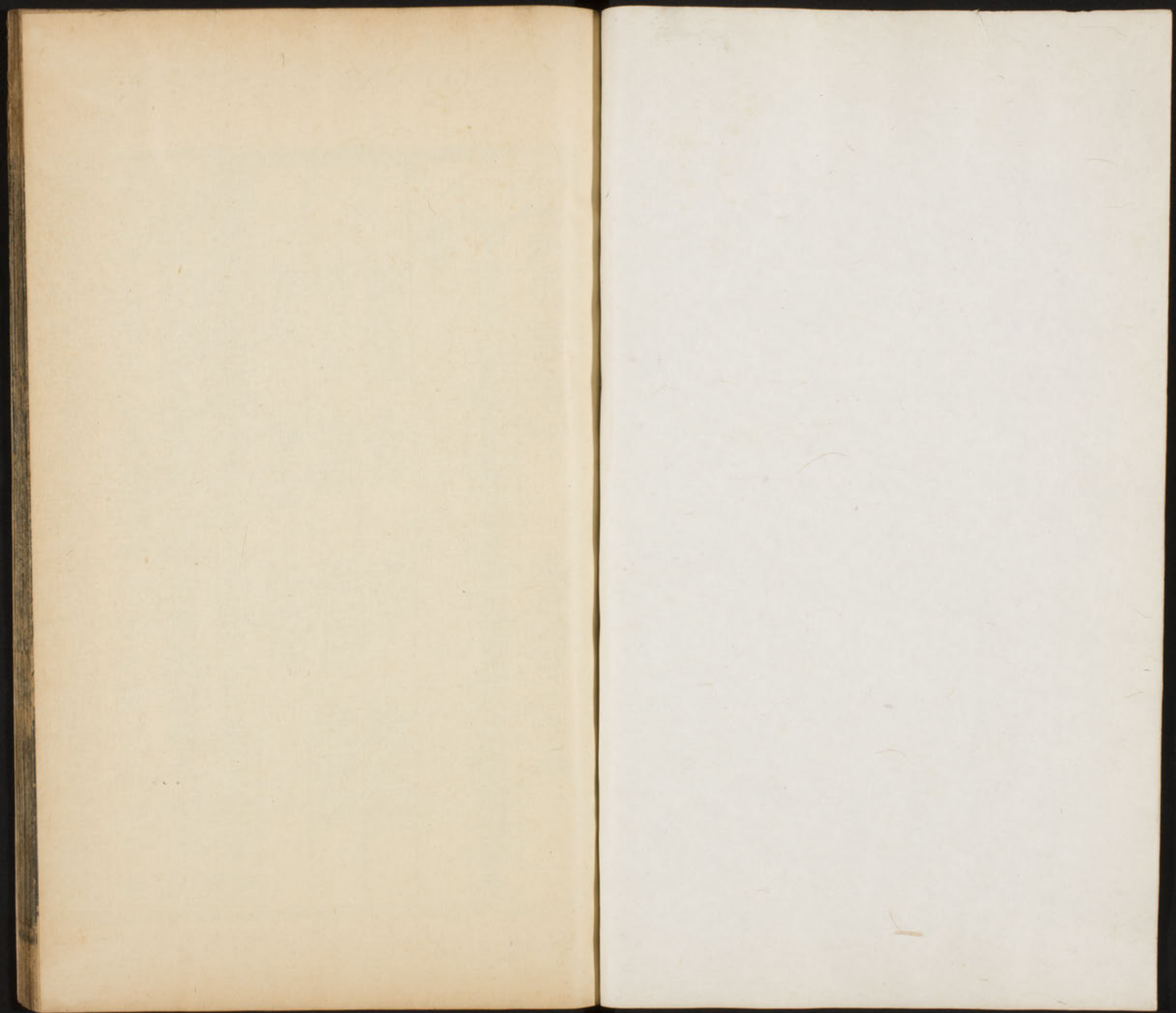
張載 弟載

謝良佐

尹焞

明監本宋史

卷百五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四

宋史四百二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齊魯軍節度使兼京兆尹李穀

勅修

劉應龍

潘勗

洪芹

趙景緯

馮云非

徐霖

徐宗仁

危昭德

陳崇

楊文仲

謝枋得

劉應龍字漢臣瑞州高安人嘉熙二年進士授零陵

三泮饒州錄事參軍有毛隆者務剽掠殺人州民被

盜進呼盜曰汝毛隆也盜亦曰我毛隆也既訟于官

而隆直獄應龍曰盜誠毛隆其肯自謂因言于州州



不可乃委它官陸誣伏抵死未幾盜敗應龍歸是著
冬改知崇仁縣淮西失守江西諸州有殘破者縣佐
貳聞變先遁應龍固守不去先是理宗父未有子以
弟福王與芮之子爲皇子丞相吳潛有異論帝已不
樂天元兵度江朝野震動遂丞相丁大全復起潛爲
相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又問卿如何潛曰
臣當死守於此帝涼下曰卿欲爲張邦昌乎潛不敢
復言未幾北兵退帝語群臣曰吳潛幾誤朕遂罷潛
帝怒潛不已應龍朝帝命帝夜出象簡書疏意後
龍使劾潛應龍謂潛亦有賢譽獨論事失旨

寡斷祖宗以來大臣有罪未嘗輕肆誅戮欲使姑從
寬典以全體貌帝大怒廼按劾丁大全請加寬斥疏
言內莫急於蘇民瘼以固國本外莫急於討軍實以
振國威又言時政四事廣發廩以振民饑通商販以
助民食勸分富室以助官羅嚴等第以覈民數稽檢
放以蘇民窮嚴賊盜以除民害賈似道素忌潛會京
師米貴應龍爲勸羅歌宦者取以上聞帝問知應龍
所作問似道米價高當亟處之似道訪其由亦怒應
龍遷司農少知尋以右諫議大夫孫府鳳言遂去國
景定三年湖南饑起提舉常平以採荒功遷直寶章

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遷秘書監兼國史編修實錄
檢討知監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奏免和羅二十萬
石權權之部侍郎兼侍讀特以道官國有官素對稱
切直者輒默應龍言臣觀今日之事可言者多矣通
日以不靖未自守者以論事為忌指陳稍切者黜
引去豈兩省繳駁過甚言其疑歟抑廷臣奏對弗意
速其畏歟朝廷清明之時而言者已懷疑畏臣恐正
臣奪氣鯁臣吃言宜非盛世所有遂迂當路自侍從
省以下無不切齒未幾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
中書舍人盧鉞希指封還錄黃久之起為江東

輔運使辭南海寇作朝廷患之乃以顯謨閣待制知
廣東廣東經略使安撫使寇聞應龍至遁去應龍勸遂
之南海大治特旨優者拜戶部侍郎仍兼侍讀七上
奏辭免德祐元年遷兵部尚書實直閣直學士知贛
州兼江西兵馬鈔關兼青海軍節度使力辭隱九峯子
元高亦舉進士知贛州兼洪天勳數日朝廷失一
御史矣

潘枋字庭堅福州閩人端平二年舉進士之翌日陸
下承休上帝旰德三夫何異為人子孫身荷父母劬
勞之賜乃指象奴婢婢為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

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鄰里生侮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時對者數百人庭堅語最直會殿中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前倡異論併誣物姓同逆賊策語不順請皆論以曠法妨調鎮南軍節度推官衢州推官歷浙西提舉常平司遷太學正旬日出通判潭州日食應詔上封事曰燕寧初元日食詔郡縣掩骼著為令故王一抔淺土其為暴骸亦大矣請以王禮改葬又後書丞相游似申言之似心善其言方將

不用之而物卒

洪芹尚書右僕射廷之曾孫以大夫澤入官甫更調為進士第自南平司法欽州教授部使者愛其才先後並薦之有旨召審察于內外艱入主省架閣遷太學博士輪對發明繁簡之道權國子博士出通判南劍入為太常博士累遷將作少監屬詞臣無當上意慨然思得天下士丞相程元鳳言當今地望無踰洪芹者進其翰林權直秘書少監開慶元年升直學士院繼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屬兵興帝悟柄任非入自詔國編詔書所至聞者奮激蓋芹所草也丁大

全罷相出典鄉郡并遷禮部侍郎被奏大全鬼域之
資穿窬之行暴戾僭黷引用凶惡暗害忠良過塞言
路濁亂朝綱乞盡從諫臣所請追官遠竄以伸國法
以謝天下沈炎乘上怒攻丞相吳階并獨總奏曰方
國本多虞潛星馳封關理紛鎮淳陳力為多一旦視
為弁髦得無如詩所謂將安符樂女轉棄予乎慷慨
敢言天下義之遷禮部侍郎帝銳意鄉用而以論去
退寓永嘉怡然自適咸淳初起知寧國府卒有文集
趙景緯字德父臨安府於潛人少勤學弱冠得周惇
頤程顥兄弟諸書讀之恨不及登朱熹之門熹門人

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狂見奇語
求放心為本由是往來味道正之間研索益精入太
學登淳祐元年進士第授江陰軍教授諸生守其業
度正毋憂以得不逮養服闋不調作讀易菴懸雷山
江東提點刑獄吳玠卿拜為幹辦公事不就召為史
館檢閱辭不許乞換待次教授不許乞岳祠又不許
乞致仕不報有旨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崇道觀三辭
不許景定元年特授秘書郎兩辭不許遷著作郎
不許以疾乞祠差正管岳神觀兼史館校書史成兩
乞外祠准直授閣與在外官觀辭職各不許差正管

無稽觀台守王華甫建書禮禮言繕為長
以化民成俗為先務首取陳述古論俗文書示諸邑
且自為之說使其民更相告諭諷誦服行期無之遂
約束官吏擾民五事取書經入章為四言詠贊其
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為之感涕者舉遺逸車若水林
正心于朝旌孝行作訓孝文以勵其俗車重刊懲謹
許治豪橫建黃巖縣有難六有六後河道十里
築隄路三十里節浮費為下五代輸稅苗奏編五邑
坊河渡稅明年之內乞歸田里者再進考功

辭不許兼澄靖惠王府教諭辭不許是冬四辭新命
且之祠皆不許乃乞於赤城祠柏之間采藥著書庶
幾有補後學使病廢之身不為無用於聖世不許何
筆無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軟侍緝厭歎以易
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幾人君得此則天下有
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傷厲祗懼乃天
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以危故能
無危若乃先自處於安樂則憂危乘之矣又論監司
守令其說曰知人之難自古已然才之使莫今為
其或觀望而撓於勢或阿私而徇於情或是非不公

而必在為直或變舉失實而以行為廉遂使舉刺不
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與其亂劫於有罪之愛而未
必盡得其情孰若精擇於未用之先而使之各稱其
職善出于地景緯應詔上封事曰古自宗所以解天
意者不過悅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即天心也錮私藏
而專天下之同欲則人不悅保私入而違天下之公
議則人不悅閭閻之糟糠不厭而燕私之供奉自如
則人不悅百姓之膏血日陵而得移之星火急急則
人不悅不公於已而欲絕天下之私則人不悅不澄
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貪則人不悅夫必有是數者斯

足以召怨而致災願陛下損內帑以絕壅利之誘出
殯殯以節用度之奢弄權之貂寺素為天下之所共
惡者屏之絕之毒民之恩澤候嘗為百姓之所憤者
黜之弃之擇忠鯁敢言之士置之臺諫以通閭閻之
壅選慈惠忠信之人使為中宰以保元氣之殘又必
稽乾淳以來凡初源寡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隸其
舊以濟經用之急公田減買不均之敝聽民自陳隨
宜通變以安田里之生則人心悅天意解矣人之常
情懼心每發於災異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於諂諛
交至之後萬一過聽左右寬譬之言曲為它說以自

解毛舉細故以塞責而恐懼之初心弛則下拂人心
上違天意國之安危或未可知又曰損玉食不若損
內帑卻貢奉之爲實避正朝不若塞侍門廣忠諫之
爲實肆大青固所以廣仁恩又不若擇循良黜貪暴
之爲實蓋天意方回而未諱人心乍悅而旋疑此正
陰陽勝復之會春命降替之機也兼國史院編脩官
實錄院檢討官辭不許轉對言願明辨義利之限力
破繫吝之私以天自處而絕內外之分以道制欲而
黜耳目之累所以闡闡之賤十公議毋以戚畹之私
系國常乞歸田里一許拜大府少卿兼職仍舊再辭

不許復上疏乞歸不許以直敦文閣知嘉興府辭仍
乞奉祠皆不許咸淳元年至都省以護根本正風俗
爲先務二乞辭不許拜宗正少卿御筆兼侍講辭不
許乃還家三乞祠御筆趣行猶乞寬告不許至國門
御筆兼權工部侍郎時暫兼推中書舍人三辭不許
以禮記進講開陳敬恕之義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
又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窒嗜欲之要莫
切於思居處則思敬勤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事親
則思孝每御一食則思天下之飢者每服一衣則思
天下之寒者嬪嬙在列必思夏祭以嬖色亡其國飲

燕方歡必思商紂以沈酒其其身念起而思隨之則
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則必消志氣日以剛健德
性日以克實豈不盛哉又曰雷發非時竊迹今日之
事而有疑焉內批疊降而名器輕宮闈不嚴而主威
褻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或貪之詔方嚴而隨弛宮
正什伍之令所以防竒乘而或縱於乞憐之卑詞縉
黃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間惑於禮讓之小數以
至彈墨未乾而扞拭之旨已下駁奏未幾而捷出之
徑已開命令不疑則陽縱而收主意不堅則陰閉
而下密陛下可不思致災之而亟求所以正之哉

願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謹其號令以肅紀綱之
本毋牽於私恩而撓公法毋遷於通言而亂舊章去
濫而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可以開
太平而兆中興也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需辭不
許升兼侍讀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
其勤二曰精體說以充其知三曰專其業以專其業
四曰謹行事以謹其用五曰歸田里善勉習之請益
力毋投其棄毀修損知建寧府辭不許乃還家召為
中書舍人二辭不許請益力建寧文閣待制依所乞
予祠歸職名不許遂差提舉三辭不許乃還家召為
中書舍人二辭不許請益力建寧文閣待制依所乞

胡樂曰使武清心以順之令受重僧我懷與子三指
乃詔尋贈四里中春六天謚文安昌然天姓孝
友雅志河海無意杜造故其立朝之日不又云
馮去非之可遺而康智昌人父稱字儀之家居授徒
所註易書詩語孟太極圖西銘論語子經章句喪禮
小學孔子弟子傳讀史記及詩文志錄合二百餘卷
去非淳祐元年進士嘗幹勅准東轉運司治儀真歐
陽脩東園在焉使者黃濤欲以為佛寺時已許為去
非力爭不得寧不受使者薦謁告而去寶祐四年召
為宗學諭丁大全為左諫議大夫二學諸生叩閣言

不可帝為下詔禁戒詔立石三學去非獨不肯書名
碑之下方監察御史吳衍翁應劭諸生下獄去非
後調護宗學生之就逮者未幾大全簽書樞密院事
叅知政事蔡抗去國去非亦以言罷歸舟泊金焦山
有僧上謂去非不虞其為大全之人也周旋甚款僧
乘間致大全意頗妥遂歸少俟去非召誠得元書以往
成命即下去非奮然正色曰程丞相蔡叅政寧坐老
去至與今歸吾廬山不復在矣斯言何為至我絕之
不復與言

徐霖字景况衢州西安人三十三有志聖人之道取

所作文苑之所精六經之奧探賡先儒心傳之要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知貢舉官八是理宗曰第一名得人嘉獎再二等第授沅州教授時宰相史嵩之欲邊刃要君植黨顯國器上疏歷言其毒深之狀以為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也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為小人也當於善類擇其賢者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去而壙遠之以風其餘使以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義利之辨亦終

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疏奏見者吐舌為霖危之未幾嵩之匿父喪求起復君子並起而攻之上大感悟丞相范鍾進所召試館職二人上思霖之忠親去其一易霖名及試則曰人主無自強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姦未竄是時丞相杜範已薨而鍾雖得位畏姦人覆出為已禍故也擢祕書省正字霖辭不獲命遂就職會日食霖應詔上封事曰日陽類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不能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宮闈之私暱未屏瑣闥之姦衰未辨臺臣之討賊不決精侵感浹

日爲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郎七年夏大旱霖應詔言諫議大夫不易則不兩京兆尹不易則不兩不報去國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還御筆改合入官迺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爲身死而不敢欺其君父今以官高而自眩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又曰志貴乎潔忠上乎精即有取則自蹈於垢汙矣八年夏添差通判信州霖皆力辭竟未拜改秩之命故也尋令守臣勉諭之特改宣教郎主管雲臺觀霖迺拜受十二年遷祕書省著作郎累辭不許無國史編脩實錄檢討上曰今日所當言者當備陳

之霖復以正太子名為言又奏萬化之本在心存心之法在敬無權尚佐郎官無崇政殿說書迺上疏言葉大有陰柔姦黠為群儉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不報無權左司霖知無不言於是讒嫉者思以中傷而上亦不說乞補外知撫州祠先賢寬租賦振饑窮誅悍將建營砦幾一月而政舉化行以言去士民遮道不得行及暝始由徑以出寶祐元年差知衡州三年當之官遂辭差知袁州五年丁外艱哀毀號絕水漿不入口七日明年開慶元年差主管崇禧觀景定二年知汀州明年卒將終語其長子心亨曰有生必有

死自古聖賢皆然吾復何憾尚書省請加優異詔與一子恩澤度宗賜祭田百畝以旌直臣霖間居衢守游鈞築精舍聘霖為學者講道是日聽者三千餘人徐宗仁字求心信之永豐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為國子監主簿開慶元年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欹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為此懼久

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固報萬分可也而自幹腹之兵越江踰廣以來凡閱數月尚未聞有死戰陣死封疆死城郭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不過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玠翁應瑞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闕至有欲借尚方劍為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拂千萬人之心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今東南

一隅天下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豪毛
彼方擁厚貨挾聲色高卧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
臣焦心勞思可乎三年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
稔禍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
豈不辟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
下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又極論邊事謂惠襲而威
不振論董宋臣盤固日久蒙蔽日久又請使有言責
者皆得以盡其言則國論伸而國威振臣雖屏處山
林亦有生氣遷國子監承祕書省著作佐郎主管崇
禧觀遷考功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讀敬天圖遷太

府少卿兼侍講兼侍立修征官遷太常少卿兼國史
編修實錄檢討知寧國府監察御史郭閻論罷德祐
元年起授吏部侍郎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兼
提領豐儲倉所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侍立侍郎
乞假督府名稍徃本州同守臣防柙不允權禮部尚
書兼益王府贊讀衛益王走海上厓山兵敗死焉
危昭德昭武人寶祐元年進士歷官爲史館檢閱校
勘武學諭宗正寺簿兼崇政殿說書遷祕書郎疏言
國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胥民膏
血爲己甘腴民不堪命矣又言願陛下與二三大臣

察利害之實究安危之本明詔郡國申嚴號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當奉者不可一日而置念緩其可緩凡苛賦之肆擾者易爲此時之寬征固結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又言願陛下舉考課之事內以責諸彈糾之職外以責諸監司郡守之計貪濁昏庸固在少懲庶能正直乞當示勸察之精則黜陟之威服行之力則觀聽之具孚而課吏之實得矣進兼侍講又言民者邦之命脉欲壽國祚必厚民生欲厚民生必寬民力且條上厲民四敝又言願陛下以萬世根本之慮爲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享毋招不節之

咎節之又節則宮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下不匱矣又乞察欲瘁休戚之故酌利害損益之宜孰爲當因孰爲當幸孰爲可罷孰爲可行則折衷泉貨而遠近便開通關梁而商賈行下修身奉法之詔而吏得自新出輸倉助貸之令而民免貴糶室墨教之門而無官府黜陟之異止輪臺之議而無疆界彼此之分則氣脉蘇醒意向翕合矣遷起居舍人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尋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諫作宗陽宮權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之致仕持轉一官昭德在經筵以易春秋大學衍義進講反

覆規正者甚多所著春山文集子徹孫咸淳元年進士

陳塏字子爽嘉興人歷京湖制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差知德安府加直寶謨閣江西提點刑獄改直敷文閣提舉千秋鴻禧觀轉司農寺丞主管崇道觀知安慶府召赴闕加直顯謨閣湖南提點刑獄再召為右司郎官加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按撫使改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事召為右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浙西提點刑獄遷司農少卿以祕閣修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遷大理卿進右文殿修撰知平

江府兼淮浙發運使戶部侍郎趙必愿舉塏最詔特轉一官遷太府仰司農卿權工部侍郎無同詳定敕令官兼守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奏言願陛下轉移世道之樞機砥礪士大夫之庶恥使知名義為重利祿為輕久去國以恬退聞者召之久立朝以更迭請者從之其言容悅者必斥真情凶閑者勿留始此則君臣上下皆以真實相與四維既張士大夫難進易退之風當見於聖世人才幸甚又言請以從官倣古昔人從出藩之意其從臣為諸略憲增則以從黜刑獄使轉運使繫樹假之使各示與庶官別仍乞

除授自臣始自是屢言於帝前不許以言罷未幾進
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改知太平州無江東轉運副使
請蠲放諸郡災傷加戶部侍郎准東總領尋提領江
准茶鹽所無知太平州發公帑代三縣輸折絲帛錢
五十萬九千三百六十餘貫又作淳准書堂以處兩
淮之民而教之進顯謨閣侍制知廣州權兵部尚書
又進寶章閣直學士知婺州遷權戶部尚書尋為真
時暫兼吏部尚書以寶文閣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
撫使召赴闕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加龍圖閣學
士依舊宮觀久之加明敏學士咸淳四年卒時清婺
教壇屢歷麾節軍民愛戴布客盛多而壇又樂薦士
所著可齋說彙二十卷

楊文仲字時發眉州彭山人七歲而孤母胡年二十
有八守節自誓教養諸子文仲既冠以春秋貢其母
喜曰汝家至汝三世以是收效矣淳祐七年文仲
以胄試第一入太學九年入以功試第一升內舍時
言路頗壅因季冬雷震首帥同舍叩閣極言時事有
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一
時爭傳誦之升上舍為西廊學錄丞相謝方叔嘗問
文仲曰今日何事最急對曰國本未建莫大於此上

意未驗當以死請可也寶祐元年登進士第丁母憂
釋服屬從叔父棟守婺州龍歸寓餘杭文仲往問伊
洛之學調復州學教授轉運使印應飛辟入幕明發
婦寃獄應飛恣從文仲議且薦之荆湖宣撫使趙葵
署文仲佐分司幕姚希德二萬里合薦文仲學為有
用辟四川宣撫司準備差遣添差沿海制置司幹辦
公事召為戶部架閣遷太學正升博士時棟為祭酒
講學益詣精遠遷國子博士勾外添差通判台州故
事守貳尚華侈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為
一燈足矣劭農東郊守囚欲泛湖以冲即先馳

餅添差通判揚州牙契舊額歲為錢四萬緡累政增
至十六萬開告訐以求羨文仲曰希賞以擾民吾不
為也卒增十八界一而已制置使李廷芝檄主管機
宜文字時有沙田使者欲舉行之文仲力爭以為事
不可妄興蓋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江北風
寒之地民力竭矣為利幾何安忍重擾吾民乎事遂
不行召為宗學博士郊祀攝園壇子階監察御史近
輔兵變水患輪對言皇天眷命垂四百年天命又熟
之餘國脉靡老少候此豈非一大喜懼之交乎願陛
下一初清明自作主宰又曰春多沈陰豈但麥秋之

憂於時為大尤軫寃陸之慮天目則洪水發焉蘇湖
則弄兵興焉我冠干干而每見大天之之使佩印累
累而常慮貪瀆之無厭將習黃金橫帶之娛兵疲赤
藉掛虛之冗蚩蚩編氓得以輕統府瑣瑣警遽輒以
憂朝廷設不幸事有六於此者國何賴焉帝竦聽顧
問甚至遷太常丞尋兼樞倉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
遷將作少監又遷將作監文仲在講筵每以積誠感
動嘗進讀春秋帝問五馬何以為三王罪人文仲奏
云齊桓公當王霸升降之會而不能為向上事業獨
能開世變厲階臣考諸春秋桓公初年多書八越二

十年代楚定世子之功成然侯書僕之辭迭見此
所以為尊王抑伯之大法然王豈徒尊哉蓋欲周王
子孫率修文武成康之法度以扶持文武成康之德
澤則王迹不悞西周之美可尋如此方副春秋尊王
之意帝先帝聖訓右曰絲竹之亂耳紅紫之眩目
良心善性皆本有之曰得聖賢心學之指要本領
端正家傳世守以是而君國子民以是而祈天永命
以是而貽謀燕翼先訓朕朝夕服膺時帝以疾
違不視朝文仲奏擊色之事若識得破元無可好帝
歛容端拱久之盛夏建宗陽宮壞徒民居畿甸騷然

文仲疏諫移問閭之聚爲香火之庭不得爲善計矣
陛下紹祖宗之位豈以耆老之居爲輕重哉冀日面
奏益懇至丞相賈似道怒曰楊文仲多言詔鄉監以
上薦入才文仲薦陳存呂折鍾李王等十有八人名
士二人金華王栢天台車若水也兼國子司業兼侍
立修注官又以樞大學教諭彭成大廷似道主管崇
禧觀出知衡州運餉有法而民不擾以所當得米八
千石立思濟會乃爲秘書監尋兼崇政殿說書以
疾乞致仕不許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
太當少卿兼國子司業遷起居舍人瀛國公即位授

樞工部侍郎兼權侍右郎官尋兼給事中有事明堂
議以上公攝行文仲議曰今祗見天地之始雖在幼
仲比即喪次已勝拜跪執禮無違所當親饗時承相
王焄陳宣中不協文仲上疏言事老且急矣祖宗所
以賴德兆所寄命社乎二相苟以不力勅之故今日不
戰明日不征時不再來後悔何及尋兼國子祭酒請
謚金華何基及栢時大元兵度江畿甸震動朝士多
棄去者侍從班准文仲一人詔旌在列不去者二階
文仲疾益甚乞祠以集英殿脩撰知漳州二上章乞
致仕改知泉州因將二水踰嶺南待次卒而宋亡矣有

見山文集焉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為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振髀撻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鶩鶴摩霄不可籠執亦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無經科除教授建寧亦以宋二吳潛宣撫江東西許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杆餽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傳二禮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

兵退朝廷震諸軍書幾至不第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適似道政事為閉日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李景思衝之上其黨以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習破科降錢日訖誘迫兩官誦屈與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召文煥道元元京下尋晉新安慶元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謝下之義建康枋得與呂師夔書乃應詔上書以一從保節書可信乞分治江諸屯兵以之為鎮撫使之行規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行之機以恐江寧動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反以事歸江州西招前知信州明年

正月師變由武萬戶分定在東地務以兵過之使
前鋒呼曰謝提刑來三軍馳至射之及馬前枋得
走入安仁調進士張老忠逆戰團練死盡老忠揮
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掩去後軍繞出尋忠後最驚
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見之曰馬歸
孝忠賊矣遂奔信州師變下安仁進信州不守枋
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二山轉茶坂富寺塔中日麻
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
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履而已安以錢空謝
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

天下既定遂居閩中至元二十二年集賢學士程文
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為首辭不起又明年行
省丞相忙兀合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
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各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
不强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
南宋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遣書夢炎曰
江南無人材求一環呂餘甥程嬰杵臼厥妻李不可
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
正論武王太公也原無芥客急以興滅繼絕壽天下
殺之後遂與周並之得二監雖焉不叛武庚必不死

股命必不點夫之真之符二言亦悖矣而我宗今年
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并無類狎和亦
入謂梓宮可還天祐可歸則一事皆符其言今一
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
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它志哉終不行事少師從諸
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
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毋深入待還歲弊即議和無
枉害生靈也張宣然上書乞歛兵從和上即可之兵
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擊數百并宗社而降因
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為

急欲薦枋得為功使其友趙孟邇來言枋得罵曰天
祐性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願以我輩
飾奸邪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為禮與之言坐而不對
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
至京師問謝太后積所及羸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
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豈
不法若哉留書於使臣持藥粥米飲進之枋得怒曰
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
徵明以特奏恩為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大
元兵奄至徵明出兵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屍亦死

論曰劉應龍不附賈似道馮去非不附丁大全潘玠
論皇子竝事坎塲以終洪片訟吳潛偉哉趙景緯醇
儒也而無躁競之心徐霽進則直言于朝退則講道
于里徐宗仁國亡與亡異乎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危昭德經筵進對之言悉載諸故史陳豈能以意氣
感人楊文仲當搶攘之時猶能為士謝枋得欽崎以
全臣節皆宋末之卓然者也

第一百八十一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五

宋史四百二十六

開禧前

整

循吏

陳靖

張綸

邵暉

崔立

魯有開

張逸

吳遵路

趙尚寬

高賦

程師孟

韓晉卿

葉康直

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太祖之世收守令錄躬自
召見問以政事然後遣行簡擇之首精英監司察郡
守縣令各以時上其殿最又命朝臣專督治

之考課之方密矣吏犯贓遇赦不原防閑之令嚴矣
承平之世州縣吏謹守法度以修其職業者寔多其
人其間必有絕異之績然後別於常人之或自州縣善
最他日遂為名臣則撫字之長之不足以盡其平生
故始於三百餘年循吏載籍簡策者十二人作循吏
傳

陳靖字道淵興化軍莆田人好學頗通古今父仁璧
仕陳洪進至泉州別駕洪進稱臣豪猾有為僉為亂
靖請從洪討轉運使楊克巽陳討賊策召還授陽春
州主簿洪將犯邊王師數不利靖遣從子立言求入

奏略詔就問之上五策曰明賞罰撫士衆持重示
弱行利而舉帥府許自辟士而將帥得專制境外太
宗兵之改將作監丞未幾為御史甚推勸官時御試
進士多擢文先就者為高等三皆習淳尚敏速靖
請以文付考官第甲乙次唱名或果知名士即真上
科長父起復秘書丞直史館判三司開於司得化四
至便官高麗還提點在京百司遷太常博士太宗務興
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靖議曰法未易遷行也臣先
命六臣或三司使為租庸使或察屯田制置仍擇三
司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二人為之或兩京東西千里

給印紙書之分數最爲三等凡縣管墾田一歲得課
三分二歲六分三歲九分爲下最一歲四分二歲七
分三歲至十分爲中最一歲五分未及三歲盈十分
者爲上最其管墾者令佐免選或超資墾者即增選隆
資每州通以諸縣田爲十分視墾最行賞罰候數歲
盡罷能官屯田悉用賦民然後量入授田度地均稅約
并曰之制爲定以法顧行四方不過如此矣六宗請
曰端曰朕破復井田顧未能也請此策合朕意石一

賜食遣之他日帝又語端曰請說雖是第由未必
聖課未必入請下三司雜議於是詔鹽鐵使陳恕等
各選判官二人與請議以請爲京西勸農使命太理
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
帝猶謂不然既而請欲徵錢二萬試行之陳恕等
言錢一出後不能償則民受害矣帝以議終不同
始罷之出請知委心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真宗即
位復刻前所論勸農事又言國家禁於西北而仰東
南東南食不足則國大計請自東西及河北諸州
大行勸農之法以爲最州縣官吏歲可省江淮漕百

餘萬得詔請條上之增請刑史行春縣令勸耕孝悌
力田者賜爵賞五保以檢盜盜竊海濱之民以供
役作又下三司議皆不果在慶慶支判官為京畿均
田使出為淮南轉運副使兼發運司公事從河南轉
運使極論前李汝橫賦於內凡十七事詔為罷其尤
甚者徙知潭州歷度支鹽運使知襄陽越三州累遷
司判官又歷京西京東轉運使知襄陽越三州累遷
太常少卿進太僕卿集賢院學士知建州徙泉州拜
左諫議大夫初靖與丁謂善謂貶黨人皆逐去皆提點
刑獄待御史王祿乃言靖老疾不宜又為鄉里官於

是以秘書監致仕卒靖平生多建畫而於農事尤詳
嘗取淳化咸平以來所陳表章目曰勸農奏議錄上
之然其說泥古多不可行

張綸字公信義州沒陰人少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
補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從雷有終討王均于蜀有
降寇數百據險叛使綸擊之綸馳報曰此窮寇急之
則生患不如諭以向背有終用其說賊果棄兵來降
以功遷右侍禁慶州兵馬監押擢閣門祗候益彰簡
等州都巡檢使所部卒縱酒掠居民綸斬首惡數人
遂乃定徙荊州提點刑獄遷東頭供奉官提點開封

府界縣鎮公事奉使馬璽夏還會辰州溪洞彭氏蠻內
寇以知辰州論至築蓬山驛路賊不得通乃遁去徙
知渭州改內殿崇班知鎮戎軍奉使契丹安撫使曹
瑋表留之不可繼復入寇為辰州澧鼎等州緣邊五
溪十峒巡檢安撫使諭蠻酋禍福購還所掠民遣官
與盟刻石于境上久之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時鹽
課大虧乃奏除通羨是三州鹽戶宿負官助其器用
鹽入優與之自由是歲增課數十萬石復置鹽場于
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百五十萬若二歲增上供米
八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

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於清河隄二百里于高郵
北旁鑿鉅石為十礎以泄
百五十里又廢不治歲患
論者難之以為濟患息而
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表
請願身自臨役命兼權知
六百州民利之為立生祠
昭州刺史契丹隆緒死為
兩知澧州再遷東上閣門
川平繪有材略所至與刺
清河之患與矣論曰濟之
而忘少豈不可邪表三
州卒成堰復通戶二千
右淮南六年累遷文思使
中憲副使歷知秦瀛二州
使責拜竟州刺史徙知穎
州刺史徙知穎

准見清平凍餒道遠者與數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
體上仁也推奉錢市繁福子幾衣其不能自存者
邵暉字日華其先京兆人唐末喪亂曾祖岳擊族之
荆南謁高季興不見禮遂之湖南彭亨刺全州辟為
判官會賊魯仁恭寇連州即署岳國司業知州事
遂家桂陽祖崇德道州錄事參軍少子暉連山令暉之
嗜學耻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解褐授邵
陽主簿改大理評事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
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等三人被誣為
劫盜悉實于死獄已具暉察其枉不署讀曰全當核

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抵法號暉不服再繫獄按驗
既而捕獲正盜道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為民擇代
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民深可嘉也賜錢五
萬下詔以全事戒諭天下後暉光祿寺丞使廣南採
訪刑獄俄通判荆南賜緋魚遷著作佐郎知忠州歷
太市丞江南轉運副使改監察御史以母老乞就養
知朗州入判三司磨勘司遷工部員外郎淮南轉
運使景德中假光祿卿充交趾安撫國信使會黎桓
遣太子龍武嗣立兄龍金率兵劫庫財而去其弟龍
自立龍延兄明護率扶南兵攻龍金龍金遣使請
龍金自立龍延兄明護率扶南兵攻龍金龍金遣使請

表奏上問改命為緣海安撫德許以便宣設方略
命奉龍廷主軍事初詔暉俟其事定即以象和禮物
改賜新帥暉上言懷撫外夷當示誠信不若俟龍廷
真奉別加封爵而寵賜之真宗嘉納便還改兵部
員外郎賜金紫初受使假官錢八十萬市私覲物及
為安撫已償其半餘皆詔除之嘗上邕州至交州未
世路及宜州山州等四國頗詳控制之要俄判三司
二勾院坐所舉季隨犯賊暉當削二官上以其遠使
之勤上令得任大中祥符初起知兗州表請東封優

詔答之及遣王欽若趙安仁經度封禪仍判州事就
命暉為京東轉運使封禪禮畢超拜刑部郎中復判
三勾院出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四年改右
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番舶至岸常苦颶風
暉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俄遘疾卒年六十三

崔立字本之開封鄆陵人祖周度仕周為泰寧軍節
度判官慕容彥超叛周度以大義責之遂見殺立中
進士第為果州團練推官後兵輦官物道險廼率眾
錢傭舟載歸知州姜從革論如率斂法當斬三人立
曰此非私已罪杖爾從革初不聽卒論奏詔如立議

真宗記之特改大理寺丞知安豐縣大水壞期斯塘
立躬督繕治踰月而成進殿中丞歷通判廣州許州
會滑州塞決河調民出芻楛命立提舉受納立計其
用有餘而下戶未輸者尚二百萬悉奏弛之知江陰
軍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教民濬治既成溉田數千頃
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歷知棣漢
相潞交鄆涇七州兗州歲大饑募富人出穀十萬餘
石振餓者所全活者甚衆立性淳謹尤喜論事大中
祥符間帝既封禪士大夫爭奏上符瑞獻贊頌立獨
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火天所以警

瑞符瑞也區區符瑞尚何足爲治道言哉前後
上四十餘事以右諫議大夫知濮州改知濠州遷給
事中告老進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諡諱於布衣
以女妻之人嘗服其鑿云

曾有開字元翰參知政事宗道從子也好禮學通左

氏春秋用宗道陰知遠城縣曹漢劇盜橫行等縣間

聞其名不敢入境知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有開治

其最甚者遂以無事興廢既民田數千頃富第守

蔡蕩之以爲有古循吏風知金州有盡獄當死者數

十人有開曰欲殺人東諫之足矣安得若是衆邪說

之則誣天方旱獄白而雨知南康軍代遷應寧行新
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法新行未見其惠當在異
日也以前所對垂與出通判杭州知衢州永樂人之食
擅嘗常平錢粟與之且奏乞蠲其息登其州增隄或
謂郡無水患何以從為有開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
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朝廷遣
使河北民遮誦有開功狀召為膳部郎中元祐中歷
知信陽軍洛滑州復守冀官至中大夫卒

張逸字天隱鄭州滎陽人進士及第為試秘書省校
書郎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知州謝泌將薦逸先設

凡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无臣為朝廷得一良吏
通奏之也曰引對真宗問所以何官逸對曰母老在
家願得近鄉一幕職官歸奉養帝曰是矣授滑州觀察
推官數日以母喪去服除引對帝又同問之對曰願
得京官特命大理寺丞帝雅賢逸再召問逸者用必
薦也知長水縣時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
神縣貧不自給嗣宗餼奉半年使歸家既至恩與學
校教生徒役邑人陳希言揚異相繼登科逸改官后
曰在教里懸東南有松栢幾百畝暴漲去屋舍逸禱
江神不踰月禱為徙五里時人異之尋遷太常博士

知尉氏縣權監察御史提點益州路刑獄關封府判
官使契丹為兩浙轉運使徙陝西未幾又徙河東居
數月復徙陝西以龍圖閣待制知梓州累遷尚書兵
部郎中知開封府有僧求內降免曰說而違曰執不
許仁宗曰有司能守法朕何憂也又言酒禁合婦干
禁中恩比采稍通女誘願令官司糾劾從之以拒密
宣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諸其民風華陽蜀長殺
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財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
逸曰囚色寬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
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為神會歲旱逸使作堰

壅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減價以振民初民饑多殺
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
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糶事今歲少稔請
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未幾卒于官

吳遵路字安道父淑見文苑傳蜀進士累官至殿中
丞為祕閣校理章獻太后稱制政事得失下莫敢言
遵路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常州嘗
預市米吳中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食民賴以濟自
他州流至者亦全十八九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權
開封府推官改三司鹽鐵判官加直史館為淮南轉

運副使會罷江漕發運使遂兼發運司嘗於真定
秦州高郵置置斗門十九以畜泄水利又廣屬郡常
平倉儲蓄至二百萬以待凶歲元所規畫發皆使之
遷工部郎中坐失按斬州王蒙正故入部之免罪降
知洪州徙廣州辭不行是時發運司既復置使乃以
為發運使未至召修起居注元昊反建請復民兵除
天章閣待制河東路計置糧草受詔料練河東鄉民
可為兵者諸路視以為法進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
取立嚴肅屬縣無違遠時宗庠鄭武以葉清臣皆宰相
已而簡所不悅適路與三人雅相厚乃言與簡已之出

知宣州上禦戎要略邊防雜事二十篇從陝西都轉
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被病猶決事不輟
手自作奏乃卒仁宗聞而悼之詔遣官護喪還京師
導路幼聰敏既長博學知大體毋喪禮草蔬食終制
性夷雅慎重寡言笑善筆札其為政簡易不為聲威
立朝敢言無所阿倚平居廉儉無他好既沒室無長
物其友范仲淹分奉明其家子子遂為尚書比部員外
郎不待老而歸

補高寬字濟之河南人參知政事安仁子也知平陽
縣鄰邑有大囚十數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寬聞寬

趣尉出捕曰盜謂我不能東方急捕易取也宜亟往
毋使得散漫且爲害尉既出又遣使巡兵其後悉
獲之知忠州俗喜鬪殺人尚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
藥嘉慶爲善者窮治責于理大化其俗轉運使待鹽
數十萬戶課民易白金期會從尚寬發官幣所儲副
其須徐與民爲市不擾而集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
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民稀賦不足
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尚寬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
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
渠故迹益發之乃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

自爲支桑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
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乃資民官錢買耕牛比三
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積萬餘尚寬勤於農政治有
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聞
而嘉之卜詔優焉仍遣使賜金幣于唐元五年民像
以祠而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集詩以美之從同宿
二州河中府神勇卒苦天授食產列長名書告高
寬命贊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然核分士卒課
他營又據梓州尚寬去唐數歲田日加闢戶日倍衆
朝廷推功自少府監以重寵尚寬知梓州積官至司

豐碑卒詔賜錢五十萬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以父任爲右班直學士
改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歷知真定府通判刑部石
州成德軍在衛州俗尚巫鬼民多氏梁氏二十餘家
世畜蠶每值閏歲害人尤多與人忿爭輒毒之蠶悉
擒治伏辜蠶患遂絕徙唐州州田經百年墾不耕前
守趙尚寬蓄墾下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繼其後益
募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使耕作墾四十四畝滿時
留比其去田增闢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
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璽書褒諭

宣布治狀以勸天下兩州爲生立祠擢提點河東刑

獄又加直龍圖閣知滄州程昉欲於境內開西流河

繞州城而北注三塘泊賦曰滄城近河歲增隄防猶

懼奔溢矧安有開鑿乎昉執不從後功竟不成歷蔡

潞二州入同判太常寺進集賢院學士在朝多所建

明嘗言二府大臣或傲舍委巷散處京城公私非便

宜倣前代丞相府於端門前列置大第俾居之又言

仁宗朝爲充國公主治第用錢數十萬緡今有五大

長公主若悉如前比其費無藝願講求中制裁爲定

式請諸道提點刑獄司置檢法官庶專平讞使民不

寃乞於禁中建閣繪功臣像如漢雲臺唐凌煙之制
言多施行以通議大夫致仕退居襄陽卒年八十四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
點變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萬州相
去遠有警率浹日乃至師孟奏徙於渝夔部無常平
粟建請置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即矯發他儲不俟報
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徙
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
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於
良田萬八千頃哀其事為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為度

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為江隄浚章溝掘北閘以節水
升降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
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
漁界河為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汾郡
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滕口說詎欲生事耶惟輔
媿謝出為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為耳目久不
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即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
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為僂寇
所毀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惡不
可築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趾陷邑管聞廣守

備固不敢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為給事
中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
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价東向師孟曰
是卑我也不說列自日吳事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
氣益厲叱價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
人餞于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雉刑以為言坐罷歸
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
八師孟累領劇銀為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
發隱擿伏如神得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
勦絕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為立生祠

韓鼎字伯修密州安丘人為董享時日誦書數十
言長以五經中第歷肥鄉嘉興主簿安肅軍司法參
軍立城守大理詳審審判詳議官通判應天府知同
州壽州奏課第一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知明州兩浙
轉運使差役法復行諸道處書多合幸失叔獨晉卿
視民所宜而不妄法措人為大理少卿遷卿晉卿自
仁宗朝已典訟是時朝廷有疑議每下公卿推議開
封民爭鬪殺人王安石以為盜拒捕圖而死殺之無
罪晉卿曰是鬪殺也豈州婦人蕭懿夫郡守許遵執
為拷問安石復主之晉卿曰當免事不以妄論盈

庭終持之不肯變用是知名元豐置大理獄多內庭
所出等卿持正考核無所上一神宗極其才每獄獄
雖明若事連貫更屬鞠弗成者必以委之嘗被詔按
治寧州獄猶故事嘗入對晉卿曰奉使有指三尺法
具在豈應刺候王意輕重其心中受命即行諸州請
謂大辟執政惡其多將勅不應獄者晉卿曰聽譽求
所以生之仁恩之至也苟獄而獲譴後不來矣議者
又欲引唐日覆奏今天下庶戮悉奏決晉卿言可疑
可矜者許上請祖宗之制也四海萬里必須繫以聽
朝命恐自不便死者多於此善者矣朝廷時行其說

故士大夫間推其忠厚不以法家名之卒于官

葉康直字景溫建州人擢進士第知光化縣縣多竹

民皆編為屋康直教田洵瓦以寧火患凡政皆務以

利民時豐稔為教放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

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鏡曾布行新法以為司農屬

歷永興秦鳳轉運判官然陝西進提點刑獄轉運副

使五路兵西征康直領涇原糧道夏境內待梁同以

歸惡其委神宗怒械康直時其之三安禮之救得歸

故官元祐初知直龍圖閣知泰山書言人曾整麻

敬功康直請事李憲免官命康直無職改知河中府復

為其州夏人侵之各處官武諸將設法以待賊其二
首自是六賊犯境進實文閣待制陝西都運使以疾
請知處州通濟續撥民糶田蠲上書故為兵部借
如卒五六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一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六

宋史四百二十七

關行儀曰司柱國錄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修國史領建事都總裁既歸奉

初修

道學一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 身或

邵雍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
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
是道為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
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

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五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歲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方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論入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情

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以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汚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

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
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
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
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
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
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
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
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
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

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
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移柳之桂陽令治
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
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徒知南
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
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
又以污穢善政為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
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
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
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
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
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
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管道所居濂溪以名之
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
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庶於取名而銳
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菽
粢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
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
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

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
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
太極也大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
之真二五之精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
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
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
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
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
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
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焉者謂其言
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子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
者也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
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
敦頤每令尋孔穎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
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
有吾與點也之喜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
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
而異之曰非徒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

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
子廟庭二子壽燾燾官至寶文閣待制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
宗朝三司使父珦仁宗錄舊臣後以為黃陂尉久之
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
為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詰之曰
比過潯潯守以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
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妻乃息徙知磁州又
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
者相騰踐不可禁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

為守令者奉命唯忠後珣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珣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女兒既適人而喪其夫珣迎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時官小祿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文彥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顯舉進士調鄆上元主簿鄆民有借兄宅居

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顯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顯捕而脯之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吏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顯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顯問張是時纔四

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
遠就糴則價高顛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
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
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
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
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
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
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
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
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熙寧初用呂公著薦

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表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
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
今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
甚多上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為言務以誠意感
悟主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
曰當為卿戒之三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
為便言者攻之甚力顛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
言者厲色待之顛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
聽安石為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顛未嘗一語及於
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

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
興治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
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
使微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元
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
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顥因
改僉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顥
公直以為已所不如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而唐用
之及還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處死自歸弗
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謝勞約以琴三

日復役衆驢輿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務
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于上顥聞之
曰彼方憚我何能為果不敢言曹村謂決顥謂郡守
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
為蓋盡遣兩卒見付渙以鎮印付顥立走決所激諭
士卒議者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泗者度
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求臨洛河竹
木務歷年不叙伐閱特遷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經
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
子無生理顥督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

顯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率
為業且察為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
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顯
曰吾邑省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
青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
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臨無稅哲宗立呂
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顯資性過人充養有
道和粹之氣盡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
嘗見其忿厲之容渴喜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
十五六時與弟頤間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

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
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
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
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皆厭卑近而薦高
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言之也昔之
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易迷
而今之惑人也因言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
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同論實則不然於倫理窮深極
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未幾而固滯則
必入於道自道之不明也邪說交興之說競起塗生

民之耳目有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者亦不見聞
生事死不自覺也。是皆曾子路之義。蓋聖人之學。譬
之而後可以入道。類之死士大夫。誠與不誠。莫不哀
傷。馬文彥博采衆論。題其書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
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
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
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
則。真賢焉。真知所之人。欲辨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
千四百五十年。後得不傳之學。於道經。以興起斯文。為
已任辨異。進關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

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
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播情也哉。
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節。明年。九年。封昭節伯。從祀
孔子廟庭。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
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
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
曰。然。聖之道如何。曰。天地滿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
其本也。曰。而謂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也。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夫其中動而七情

出焉曰喜志不樂憂思以情動其性聖矣
足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者直其思者則
不知制之變其情而至於邪僻居其性而亡之然學
之道必先明者心而後力行以亦至所謂自
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正其性為情者則行之果
行之果則守之固守之固則心不離乎心若天必於是動
而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要動
守周於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
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要

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
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
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
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
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
可至而為學之道遂矣夫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
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
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嗚呼其文大著異之而延見
處以學職曰希哲首以所好事師若平元豐間大臣
屢薦為皆不達哲宗初司馬文正公著書疏其行義曰

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不倦其言必忠
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直德者之高蹈聖
世之逸民望羅以不次使士類有所慕式詔以為西
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秘書省校書郎既入見
推崇政殿說書即上疏言聖智長化與心成今天
人善善教其子弟者亦必擇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
薰陶成性況陛下承日新之宮雖庸聖得於天資而輔
養之道不可不重上入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
多親寺人宮女之輩則氣皆變化自然而成願選
名儒八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不失

聞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願每進講色其
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
誠恐傷之爾願曰非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神宗喪未除冬至日官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方
切之改賀為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願又言除
喪而用吉禮高當凶事張樂人時設宴是喜之也皆
從之帝嘗以疾不御通英皇旨願詣宰相問安否
曰上不御與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
不御乎願曰宰相以下始奏請問表意或不悅於願
願門人賈易宗先庭不能平合以賦胡宗愈願臨詆

曠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守外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秘閣再上表辭董敦復其有燕空語去官紹聖中劾籍實濟兩至清學名者即自道是之欲人別其母亦不許明日瞞以知學百兩願不受徽宗即位從成州依復其官又專於學不寧卒年七十五願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宗指而達于六經觀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告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

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年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者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

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

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侯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游夏不能贊一辭辭
不待贊者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唯顏子嘗聞
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
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
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
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
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
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
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
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

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
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
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
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
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
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
而入矣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
漸皆為名士涪人祠願於北巖世稱為伊川先生嘉
定十三年賜謚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
子廟庭門人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皆班

班可書附于左呂大鈞大臨見大防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叅軍雲巖令政事

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末殺其罪還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失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

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
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
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
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
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恠妄
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
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歛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
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
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
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

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
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
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贈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
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書疏正家又作西銘曰乾稱
父而坤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
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
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
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
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悻

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
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
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穎封人
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
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
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
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
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三年
賜謚曰明公淳化元年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第哉

哉字天祺起進士調閩鄉主簿知金堂縣誠心愛人
養老恤窮間召父老使督子弟民有小小善皆籍記
之以奉錢為酒食月吉召老者飲勞使其子孫侍勸
以孝弟民化其德所至獄訟日少熙寧初為賢察御
史稟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
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
左右徇從與為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且安石擅
國輔以絳之說隨臺臣又用定黃繼續而來茅蘘勸
盛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
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咲哉

曰哉之狂直宜為公咲然天下之咲公者不少矣趙
抃從旁解之哉曰公亦不得為無罪抃有愧色遂稱
病待罪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旬常
愛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笋擇治之無少貸罪
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卒于官年
四十七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
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為河南人雍少時
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
坐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

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
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憐然來歸曰道在是
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其城令聞雍好學嘗造
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
乃事之才受河圖各書宓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
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
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
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
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
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行宓戲先天之旨

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華環堵不瓦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行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衣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所隸皆驪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

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木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母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吟羣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訛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惠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文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

之時新法固蔽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
益耶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
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
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
作郎元祐中賜謚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
夷渾厚不見圭卽是以清而不激和不流入與交
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杓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
而歎曰克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
前知程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
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
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
其變焉於是嫉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
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
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子伯
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既葬顥爲
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然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
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
川擊壤集子伯溫別有傳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六

宋史四百二十八
其變高針及如甘事之日...
未必然也...
其變高針及如甘事之日...
未必然也...
其變高針及如甘事之日...
未必然也...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七 宋史四百二十八

劉絢字資夫常山人以蔭為壽安主簿長子令督公
家適賦不假鞭朴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屬財

道學二程氏門人

劉絢

李籲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蘇昞

尹惇

楊時

羅從彥

李侗

劉絢字資夫常山人以蔭為壽安主簿長子令督公
家適賦不假鞭朴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屬財

行二絢方垂不得封還其褐請易之富弼歎曰具縣
令也元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為京兆府教授王
巖叟朱光庭又薦為大學博士卒于官絢力學不倦
最明於春秋程顥每為人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美未
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

李籲字端伯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中為秘書省校
書郎卒程頤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
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從學者視做而信從者籲
與劉約有焉

謝致仕字顯道壽州人素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
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乃對
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獄廢為民良佐
記問該贍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
額有汗與程頤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
一矜字爾頤喜謂其進一處曰是子之學切問而近思
者也所著論語語錄行世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凡舉以文行知名於交
皆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賢可以進道程頤與
扶溝學也程頤授其業盡其學而歸之謂蕭山
尉近臣薦其賢以為太學錄事博士以學親不便求

知河陽縣范仲平類昌府學司教長范仁人相復
為博之命書齊州泉明別官院得監票知定應知漢
陽軍和舒豪三州而平

張輝字思敏河南壽安人其年長未知學備力
於市出聞邑官傳呼舉以嘉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
曰此讀書所教爾即當憤之舉遂以之名預鄉里計
階請科舉之習不足在爾日游僧舍且僧道相將祝髮
從之時周行已官河南警之曰何為舍聖人之學而
學佛異日程先生歸可師也會程顯還自治乃往受
業顯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

交且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顯嘗言至晚得二
士謂輝曰子博也

蔡昉字子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
祐末呂之中焉之起而衣為太常博學元符上書
入邪籍編管無州志

尹博字彥明一字德文世為洛人曾祖仲宣子而
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殊字
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
博以師事程顯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三議博曰
意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顯曰博不復應選

士舉之。履曰：子有母在，燁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言養，不知汝以祿養。願聞之。曰：賢哉。於是終身不就舉。燁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燁以篤行。願既沒，燁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尸士之。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燁德行，可備勸誦。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平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燁，學窮根本，德滿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燁，朝威國器，不為時用，未副

陛下則席而求賢之意，豈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千金入陷洛燁，蓋門被害，燁死復甦，明人昇墨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偽師趙斌以禮聘燁，不從。則以兵恐之，燁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婿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干洛洛願，讀易地也。關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仲舉燁自代授左宣教郎。光宗政變，燁書以疾辭。范仲舉給五百金為行資，遣燁歸。奉詔至洛，詔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宗寧以來，登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宣養班。

召胡安國居給舍范仲朱震俱在講席薦焯為既
乃兩三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焯
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宜實
師頤書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焯監列經筵
其所敷釋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
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
上書言欲使學者歸中庸師孔子孟而禁不從程頤之
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朱震引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
浚獨相於是召安國俾以內祠無侍讀而上章薦焯
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

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焯可
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焯始入見就
職八年除秘書少監未幾乃辭去上語參知政事
劉大中曰焯未論所學淵源是為後進矜式班列得
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言撤猷閣主管萬壽
觀留侍經筵實善堂明善朱震疾亟薦焯自代輔臣
入奏上然曰焯特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
之趙鼎曰子焯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者奏積曰震
亦薦焯代實善之職但焯微積恐致免費力爾陰太
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攝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

侍講特金人遣張通古蕭若來議和燭上疏曰臣伏見
本朝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受其毒亂非
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
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
讎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
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遼
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
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曰為事今又為此議
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
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

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
不反兵令陛下信讎敵之請詐而觀其肯和以紓目
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况使人
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果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
和臣切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虜已故
為善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不當致不戴之心雪社
稷之恥尚何和之為務又按書春秋本北使在廷
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為強我日為弱侵辱賤
削天下有彼棄在社之憂此者竊聞主上以兄未
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猶亦自是未聞金

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得不壽天下之
人痛恨切骨令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
將以此望於相公說有以幸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
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選君子而遠
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
道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弄義而四大功不勝幸甚
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焯固辭新命九年以微猷閣待
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諫義
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籍廬子祿無補聖聰先
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

茅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負戀寵榮遂
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
當去者二也比當官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議見迂陋已
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
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起遷有符功勞得以
祗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秩之權無年幸七十
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此當去者五也
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疾汝之仁匹夫有
直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其一可留之理乞
會累放歸田里疏上以賜歸奉江州太子觀引年德

者轉一官致仕時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少進言
之浚鼎既去秦檜當國見其議和疏及與檜書已不
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嘗是時學于
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
時者蓋鮮頤嘗以譽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
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陪陵記善錄為詳有論語解
及門人問答傳于世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視異能屬之翁長潛心
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
孟絕學于熙寧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

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無倦其歸也顥目送之
曰吾道南矣天四年顥死時聞之設位哭特門而以
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顥於洛時蓋年四十矣
一日見頤頤偶曠坐時與之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
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
之時疑其近於無愛與其師頤辨論性理間理一分
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
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
諫垣薦之得荆州最被時安於州縣亦嘗求聞達而
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

○時天下多故有言於慶京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况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否者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之中漢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熙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者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錯由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當以何綱自有宜其今者

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為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

謀論黷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要害之地當嚴為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苦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後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

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兩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

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
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
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
躡其後尚可為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
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
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
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
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
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
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

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
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以得肅王而
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
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
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雷民集
者數千萬朝廷欲防禦之吳玠乞用時以靖太學時
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
考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
綱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
治各有收司今乃別辭官屬新進少正亦必賢於六

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盡國害民幾危宗
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
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
以三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
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飭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
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
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
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
嘗稱羨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
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

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尚曰元儉子家
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三黜以應
奉苑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有以倡
之也其釋鳥鷺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
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號弊
弊然以愛為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力則神祇祖宗
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為驕
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
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說之
害如燬伏皇道奪三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

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
 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
 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漸力主三氏上疏詆
 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
 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
 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華建中初言官陳
 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褒復
 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
 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
 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陞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

為戰守之備自宗師世除三少侍郎陞對言自古聖
 賢之君未有不以典禮為務除兼侍讀乞修禮
 計錫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
 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
 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六年十一月謚文靖時
 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
 時嘗渡江東南學希推時為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
 來講論尤多時淳化州縣四十年之晚居諫者僅
 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莫大者則關王氏
 經學辨端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

學術而宋真宗張斌之學得經之正首以原委麻經肯
出於時子由力學通經亦嘗語程頤云

羅從彦字仲素南劍人以學名恩為惠州博羅縣主
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子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

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為察院乃言曰惟從彦可與
言道於是日並以親時等語餘人無及從彦者從

彦初見時一日即警為行誦言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
矣嘗與時講易至乾卦九四爻八伊川說皆善從彦即

嚮田走洛自順問之颺及獲為從彦名曰聞之龜
山具是矣乃歸卒於水以照陳淵楊時之塔也嘗言謂從

彦必竟見曰乃這謂入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此不聞與
學清節長南州之冠免也然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

終日端坐問講時將溪上吟詠而歸恒有然自得焉
嘗與相學亦致書為遺堯錄詩康子擬獻問下會國難

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在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
恃廢宗法則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

古德澤曰取厚莫若堯舜向道之孫可恃則堯舜必傳
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後之孫世守之文武成康之

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
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

四百六十
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
使人主多樂而忘心生安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
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
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奸宄之惑則外必有祿山
之亂內有虛耗之惑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
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無明道則周孔之心
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
死生去就如棄身晝夜之後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
唐以經術古之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
公孫弘倡之心文有書則宗庶之於是明道者

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
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
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
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
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
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
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
生淳祐間謚文質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
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

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
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
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
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
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
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
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
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
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潔
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

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
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由然也凡讀聖
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
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
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
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
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
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
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着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
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

孜孜矻矻為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
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
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
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
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
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
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
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
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
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

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
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
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
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為經理振
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
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
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
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
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

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

策矣 心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克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侗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

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
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
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
員外郎朱松與侗為同門友稚童侗遣子熹從學熹
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
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謂之言而熹亦稱侗姿稟
勁持氣節豪邁而克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
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
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
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
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
子有直信甫皆舉進士試中人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
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
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
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八

石

何

立

我

英

會

此

其

十

